

日子过得就这么快,参加1997年香港回归的电视报道,一转眼已是十年前的事情了。

翻开影集,有一张当年电视直播留下的照片,那是我和同事白岩松的合影。照片中,我们两个穿着湿漉漉的衣服开怀大笑。虽然浑身湿透,头发和脸上满是流淌的雨水,可脸上却是奔放的笑容。

由于雨雾,照片有些模糊,也不记得是谁拍摄的了,但1997年7月1日早晨的场景却历历在目。

香港回归大型电视直播持续72小时,这对中央电视台来说几乎是空前绝后的大动作。我在这次直播中有4次露面:6月30日早晨的“期待凌晨”;晚上的“解放军驻港部队先头部队到达”,7月1日零点的“两军香港防务交接仪式”,还有7月1日早晨的“驻港解放军大部队到达威尔士亲王总部大楼”。

威尔士亲王总部大楼是英军驻港司令部所在地,是解放军进驻香港的最后一站,驻港部队到达这里标志着解放军驻港行动全面完成。

那时,因为有过当兵的经历,我的几次任务都和驻港部队有关。连续几天高强度的劳累,两只眼睛像灌了辣椒水,可因为人手紧张我既要准备直播出镜内容,还要跑前跑后做联络,每天睡眠只有三四个小时。7月1日完成了零点的防务交接直播,又立即准备早晨的“驻港解放军大部队到达威尔士亲王总部”。

所谓大部队其实就是在凌晨从内地和香港联结的几个口岸进入香港的解放军驻港部队主力。

先是6月30日晚上的先头部队进港,然

后才是7月1日的主力部队到达,驻港部队为什么要分两次进入呢?

原来,解放军进入香港的行动是有技术难度

## 会师

翟树杰

的,主要在于解放军进港的时间。理论上讲7月1日零点我国收回香港主权,那么解放军也应该在这天零点接管香港防务。如果这样,驻港部队就必须在此之前进入香港并赶到威尔士亲王总部。可零点前,香港还在英政府的控制之下,对方无论如何也不愿意这样做。

可如果等到7月1日中英政权交接之后部队再进入香港呢?这样也不成,因为即使7月1日零点驻港部队过关,赶到威尔士亲王总部大楼也要几个小时时间,这样,防务交接仪式无法进行,香港还会出现英军撤走,我军又不能按时到达的防务“空白”。这一点无论在事实上和感情上中国人民都是无法接受的。

艺术最终战胜了困难。最后中英双方都做出了友好的“让步”:6月30日晚上22时前后,驻港解放军先头部队先期到达英军威尔士总部,完成中英两军防务交接仪式,7月1日凌晨驻港解放军大部队全面进入香港。

这就是驻港解放军为什么会出现分批进入香港的原因。

白岩松跟随大部队进入香港,他乘坐一辆敞篷红旗车以便于拍摄,我站在威尔士亲王总部等候。直播将在会师后结束,双方见面很有点意味深长的意思。

大雨时下时停,话筒好像有些漏电,拿在手里麻麻的。

直播信号切给我后,我开始介绍威尔士亲王总部的情况。我说道:昨天这个大门口站立的还是身穿

短裙的英军士兵,现在我们看到的是英武的人民子弟兵……我一边把所掌握的背景一道来,一边等候白岩松的出现。

终于,军绿色的车队从远处开来。

我一边讲着话一边控制节奏,很快看到白岩松一头雨水向我跑来。岩松跟我一样十分激动,他说:我感觉到今天的行军路线就像一条线把内地和香港紧紧地连接起来……

军车一辆接一辆地开进威尔士总部大门。至此,驻港部队的进驻行动全面完成。我们的电视直播也全面完成,我和白岩松开怀大笑,同事为我们定格在了那张照片上。

有些司机会出现这样一种现象:视力非常正常,可在阴天尤其是夜间开车时却感到视物困难,到医院检查又看不出毛病,因而常常引发交通事故。近年的研究发现,这是一种“夜视力”异常。

我们现在使用的视力表,实际只能反映眼睛在百分之百对比度条件下,对最小目标的分辨能力,但不能表达视觉的整体功能。举个例子,假如有两个人,用白纸黑字的视力表检查时,他们的视力相同;当换用灰纸黑字视力表检查

时,视力可能就不一样了。阴天或夜间的对比度和晴朗的白天有很大不同,因此白天的视力并不能完全代表夜间的视力。一些国家已经注意到这一现象,几年前,国内也曾有一些眼科专家提出了这个问题,但并没有得到有关部门的重视。

这涉及医学上视觉对比敏感度的问题。人眼的视觉系统是由许多独立的神

经通道组成的,每一个通道只能对特定的、很窄范围的空间频率作出反应,并且敏感性的范围大小也是相对固定的。现在医院使用的视力表检查,仅是对其中一个通道、主要是视网膜黄斑功能的检测。而在实际生活中,我们所看到的外界



## 智慧快餐

郑辛遥

手心向下是助人,手心向上是求人。

物体,是有不同的对比度和空间频率的。因此,严格地说,“视力正常”只能说明黄斑功能正常,但不能反映整个视网膜对低对比度物体的分辨能力。

拿白内障来说,早期时晶状体的混浊是不均匀的,患者可以通过缝隙看清物体,甚至中心视力可能相当好,但周边视网膜却受到了影响。当患者夜间开车受到光线干扰时,眼内的散射光会形成较强的光幕,叠加到视网膜上,出现视物模糊。长期以

来,我们对国外有些人视力很好时就接受白内障手术很不理解,国内目前的普遍认识是当视力明显障碍时才进行手术治疗。这是因为我们一直把中心视力作为白内障的手术评价指标,对于不开车的人也许可以,但对开车的特殊人群就不一定合适。在私家车越来越多的今天,这个问题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了。

产生夜视力异常的原因还有很多,如青光眼、高度近视眼、眼底病等。诊断这种夜视力异常,常规的视力检查无能为力。目前有一项技术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叫做对比敏感度测定,每次检查只需要几分钟时间,费用也很低。

## 猪与防毒面具

凌大

现在人们看到的防毒面具,其形状与猪脸相似。这是为什么呢?原来防毒面具与猪有关。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

中,德军施放液态氯气,致使大批英法联军中毒身亡。后来,盟军化学专家偶然发现战场上的野猪竟得以幸存。经查:野猪在嗅到刺激性气味时,会将鼻子拱入土中,从而避免中毒。不久后,科研人员借鉴野猪埋鼻入土避毒从而研制成了防毒面具。

## 享受“原生态”

张继才

老邻居阿德哥搬到长风新村后,新家离长风公园只有三五分钟路程。从此,他每日不但享受着公园“大氧吧”制造出的新鲜空气,居然还享受着不用钱买的“原生态”。用阿德哥的话讲,就是“靠长风公园吃长风公园”。

每天,阿德一家三口各司其职:阿德哥负责“水产”。他在碧绿的河里放一二根钓鱼线,常能钓上一两条鲫鱼或鳊鱼;阿姨负责每天的“土产”,在绿地搞

些马兰头、小竹笋、土芹菜等等;儿子读高中,学业紧张,但也不失时机,按季节从公园里采摘些“水果”,如枣子、无花果之类。有人对阿德哥的行为颇有微词,但阿德哥不以为然,还说人家:“介一本正经!”

公园的原生态,是大家享受的,如一家如此“独享”,那就是破坏原生态了!

## 今宵灯谜

许传福

想有个家

(四字报名名词)

昨日谜面:登门拜访

(食品)

谜底:伊府面(注:伊

府,作“他人府上”解;面,

面见)

那天,朋友送了我一张“上海弦乐四重奏”的门票,地点在香港大会堂音乐厅。香港大会堂坐落在中环,是首座为本港市民而建的多用途文化中心。它于1962年3月启用,迄今有超过一万个本港和海外优秀艺术团体在这里献艺。目前,它是香港最好的文化演出场所之一。这次演出的乐队源自上海,4位杰出的弦乐演奏家已经合作了20多年,并且经常在世界各地顶尖的舞台上演奏。这次能在香港听到来自故乡的音乐大师的演奏,令我备感亲切。

当晚,4位音乐家分别演奏了贝多芬、巴赫和德沃夏克的3部作品。他们用小提琴,中提琴和大提琴编织了一个音乐的梦幻世界。时而轻快时而舒缓的

旋律,把听众带到了作曲家创设的意境之中。整场演出是一场音乐与心灵的对话,旋律与想象的交汇,灵感与激情的撞击。4位音乐家精湛的表演深深感染了在场的每一位中外听众。在4个规定表演曲目结束之后,现场的观众对他们3次报以热烈的掌声。在观众们的掌声要求下,音乐家又加演了《斗牛士的祈祷》《丰收》等曲目。

从香港观众热烈而又持久的掌声中,我感受到香港观众对交响乐的热爱以及对艺术家的尊重。这里,无论是中国的观众还是外国的观众都着正式的西服出席,有些女士还特意穿着晚礼服。在演出结束后,香港的观众自发地用3次长时间的热烈掌声要求几位音乐家再次献

艺。没有一句语言的表达,所有的交流都是通过掌声和音乐来传递的。香港的观众不仅有良好的文化修养,同时也深谙国际音乐会的欣赏规则。

这场精彩的演出让我对香港观众的文化素养和香港的文化氛围有了新的认识。香港是一个经济高度发达的国际性都市,但这

里的人们不是只关心金融贸易,而忽视了文化和艺术。

在香港大会堂的节目表上,我看到

在前不久陕西队与北京队的中超比赛中,陕西队主教练成耀东因对裁判罚不满而擅自进场指责、辱骂、推搡裁判员,造成比赛中断和赛场混乱,因此被红牌逐出,遭全年禁赛。这是他今年第二次冒犯“天条”,痛惜之余,冒昧对成教练进言:学一学徐根宝如何?尽管我并不欣赏徐氏的那套“抢逼围”,但他对他的同事都会快步入场内,拉开本方球员,安抚对方队员,协助裁判平息事态,使比赛尽快重新开始。对裁判的漏判误判,徐根宝不可能毫无反应,从他的表情中也可以看得出来。但他从来不进赛场理论,干扰裁判工作。诚如他所言:“我不喜欢对裁判说三道四,发泄不满,赛场上就是这样,赛后也是这样。只要球踢得好,进球漂亮,裁判是不可能将已入网的球再吹出来的。”对徐

崔妙根

这样的表现,只要不存偏见,广大球迷、球员、教练和裁判都是有口皆碑的。

母女俩都是有口皆碑的。

根宝这样的表现,只要不存偏见,广大球迷、球员、教练和裁判都是有口皆碑的。

母女俩都是有口皆碑的。

## 在香港听交响乐

季辉

也有流行音乐歌手,甚至还有非专业的民间艺术团体。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尽管香港的消费水平普遍比上海高一些,但这里的演出票价却大都在100元至400元左右,有的只有七八十元,甚至还有不少免费演出,而且老人和全日制的学生还可以享受半价的优惠。这和我们的一些剧场、剧院动辄几百甚至上千元的票价比较起来,这里的演出显然并非“阳春白雪,曲高和寡”,相反却呈现出“旧时王榭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的胜景。

在香港大会堂的经营方式是亲民化的。毕竟,艺术不应该是橱窗里的摆设。相反,她应该也可以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

香港大会堂的演出,给我留下了许多美好的记忆和诸多感想。

## 学一学徐根宝

崔妙根

和纪律,参与者只有遵守的义务,而无破坏之权利。这些道理成教

